



□ 谢宇洁

我爱家乡山和水

听说过“桂林山水甲天下”，领略过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，邂逅过“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”。然而，我却觉得，家乡高坝的山水，却最为耐人寻味，让人无法忘怀。

我的家乡高坝坐落在云贵高原的东部，是剑河县、锦屏县、天柱县3县的交汇点，山地、坝子、河流与村寨交错于其间故而得名高坝。河川纵横，山林密布，古木丛生，洞多潭深，是家乡的真实写照，独特的地理环境，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北侗文化。

俗话说：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。侗家人依水而居，饭稻羹鱼，水对于侗家人来说尤为珍贵，她不仅是侗家人生存的依

赖，更是侗家人情感的寄托。家乡地势海拔高，且山势连绵不断，难以汇聚大江、大河。然而大自然没有忘记我们侗家人，不少奇妙的湿地和湖泊却幸存其间，平琴水库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。水库因背坡自然形成的小小的湖泊，没有溪流注入，却永不干涸，连绵春雨，却不溢不漫，就如同侗家人的性格一样知足而又内涵。上世纪60年代的人们在它的出水口填了5米多高的沙石，使它的面积扩大到三个平方多公里，形成了云贵高原少有的湖光山色。湖里盛产鲤鱼、鲫鱼、草鱼等本地鱼，由于湖水清澈和甘冽，这里的鱼肉质紧凑而甜美，无论是烧烤还是煮着，不加任何佐料，都十分可口。现在每年节

假日接待游客数千人。

家乡的八仙洞是远近闻名的大山。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”。八仙洞如实地阐释了刘禹锡的这句经典。传说八仙云游至此，见此地风景甚好，便在山头杖杖休息，他们或对弈，或吹箫，或攀谈，或远眺，神态各异。八仙走后，身影却留在山巅，化成八尊雕塑，因此得名八仙洞。从地质上看，是地壳运动造就这座大山，地壳运动产生的巨大力量把岩体挤压出垂直的节理，经“地貌回春”演化、水流冲刷和自然风化，发育成险峻的自然奇观，每年慕名前来的游客络绎不绝。

家乡独特的山水孕育了深厚的北侗文化，高坝赶歌节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。

高坝赶歌节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，高坝歌场也是北侗民歌的发祥地之一。

传说，高坝孕育了捍卫民族尊严的英雄吴承祖和用60载岁月信守爱情的肖玉娘，而农历七月二十日正是肖玉娘和吴承祖定终身的日子。为了纪念这对英雄伴侣，每年农历七月二十日，剑河县、锦屏县、天柱县3县交界地区的万余北侗男女青年相聚高坝，以歌传情，久而久之，这一天就成了北侗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歌节，节日当天民歌爱好者也会不约而同前来参加山歌比赛，赛场人山人海，盛况空前。

山水孕人，人生情感，情感传递山水人情。

我爱家乡，更赞美家乡的山、水，更值得赞美的是家乡勤劳的人们！

他们性格豪爽，勤劳勇敢，热情好客，民风淳朴。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北侗民族文化。他们用智慧和力量使这块土地变得更加美好，用坚实的肩膀挑起重担，将侗族文化和精神世代传承。

我州诗协会员龙俊成最近创作的《新贵州赋》爆红网络，其以赋体之庄重、诗笔之灵动，铺陈概括了新时代贵州的万千气象。作品从自然、历史、文化、风情、人物、物产、时代七大维度，解构“多彩贵州”的深层意蕴，既为贵州文化立传，更给旅游发展赋能，堪称一部兼具文学价值与实践意义的文旅篇章。其文字间流淌的文化自信与山水情怀，让静态的地域符号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旅游吸引力，为文旅融合提供了气韵生动的文学范本。

从促进旅游发展层面而言，《新贵州赋》构建了一幅全景式的贵州旅游图谱，实现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双重激活。作品对自然山水的描摹精准而富有感染力，“武陵苍茫”“苗岭逶迤”“乌蒙磅礴”“娄山巍峨”勾勒出四大山脉的雄奇和险峻，“南北盘江绿透，上下湄阳碧透”点染出江河的灵秀意境，而梵净山、黄果树瀑布、大小七孔、百里杜鹃等标志性景点，在“红云金顶，开梵净于九霄之上”“白水银瀑，倾天河下千壑之底”的诗意表达中更显神韵风姿。这种文学化的景观呈现，不仅赋予自然山水以审美价值，更让地理坐标成为承载情感与想象的文化符号，激发读者的探访欲望。

更为难得的是，作品将自然景观与季节体验、康养功能相结合，“看繁花于春天，漂清流于夏日；赏梯田于秋季，泡温泉于冬夕”，勾勒出全季节旅游的可能性；“富氧爽气”“驱疲惫之心灵”的表述，则契合了当代人对生态康养的需求，为贵州旅游注入了休闲度假的内涵。同时，文中对“村BA”“村超”“露天音乐会”等现代文旅IP的融入，以及“长桥似虹飞渡，高速如马疾驰”的交通发展写照，打破了人们对贵州“闭塞偏远”的刻板印象，展现出“通江达海，费途无际”的旅游可及性，进一步拓宽了旅游吸引力的边界。

在彰显贵州文化方面，《新贵州赋》以时间为轴、以多元为魂，系统梳理了贵州文化的脉络与特质，构建起立体的文化认知体系。作品追溯黔文化渊源，从“元古寒武亿年地质印记”到“牂牁立国”“夜郎称雄”，从“秦开尺道”到“改土归流”，再到长征精神、抗战记忆、三线建设岁月，将历史纵深融入文字，让读者感知贵州文化的厚重底蕴。这种历史叙事并非简单的史料堆砌，而是通过“海龙屯，阅历史烟尘”“廿四道拐，建不朽功绩”等具象化表达，让历史变得可触可感，凸显了贵州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独特地位。

文化的多元融合是作品着力彰显的核心。文中既写“百族和谐共生，文化交融互济”的宏观格局，也绘“屯堡守望家国六百年”“天龙梦回江南”的移民文化印记；既述张三丰成仙、王阳明悟道的文化传奇，也记镇远城“聚三教于一隅”、石门坎“融中西于同席”的包容特质。民族文化的呈现更是鲜活生动，干栏建筑、地戏侗舞、苗年端节、银饰蜡染、大歌飞歌、水书文书等文化元素，构成了“原生态之摇篮”“多民族之圣地”的生动注脚。这些文化符号的集中展现，不仅彰显了贵州文化的丰富性与独特性，更传递出“和睦和美和气，铸牢共同体之意识”的时代内涵。

作品对人物与物产的书写，进一步丰富了贵州文化的肌理。“汉三贤”“清三杰”、奢香夫人、丁宝楨、孙应鳌、张之洞等历史名人，以其精神品格构成贵州文化的“贵骨贵格”；茅台酒、都匀毛尖、老干妈、酸汤鱼等特色物产，既是自然的馈赠，更是文化的载体，“本土味浓而牵乡愁，烟火气足而惹相思”，让文化从生活场景延伸至精神层面。这种“人—物—文”的联动书写，让贵州文化既有精神高度，又有生活温度，更具传播力与感染力。

作为一篇赋体文学，《新贵州赋》在艺术表达上的成就，更强化了其文旅传播效能。作品语言骈散结合、辞藻华美，“贵山贵水，金山银川”“贵魂贵神，延绵不已”等排比句式增强了气势，“太白有折返之憾，霞客怀未尽之意”等典故运用增添了底蕴，而“天眼巡空”“数网织地”等现代词汇的融入则让文本兼具古典韵味与时代气息。这种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，既满足了文学爱好者的审美需求，又便于普通读者理解接受，为文化传播与旅游推广提供了良好的文本基础。

综上所述，《新贵州赋》以文学为桥，实现了文化彰显与旅游促进的双向赋能。它不仅系统梳理了贵州的自然之美、历史之厚、文化之盛、风情之奇，让“多彩贵州”的形象更加立体丰满，更通过诗意的表达与场景化的呈现，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吸引力，为贵州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与文化支撑。在文旅融合成为时代趋势的今天，这样的文学作品既是对地域文化的深情礼赞，更是推动区域发展的生动实践，让贵州的山水之美、文化之韵，跨越山海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

□ 杨子奇

赋体新章绘黔境 ——评《新贵州赋》的文旅价值 文韵长歌促旅兴

□ 李松伟

心乡

在我的记忆里最早是带着“遥远”与“落后”的底色的。那是学生时代，班里有几位来自两汪乡的同学，每当周五放学讨论周末去向，他们总是默默收拾书包，眼神里带着一丝无奈。“回两汪啊，要先从县城坐中巴车到乡镇，再从乡镇转乡村客运，山路绕来绕去，最少三个小时才能到家。”“山里啥都没有，买包盐都要跑好几里地，去了就不想出来，出来了更不想回去。”同学们的话语，像一张模糊的老照片，在我脑海里拼凑出一个偏远、闭塞、发展滞后的两汪形象。那时的我，从未想过，这个只存在于他人描述中的地方，会在多年后与我的人生紧密相连，更没想到，我会用脚步丈量它的每一寸土地，用真心感受它的温暖与蜕变。

2025年5月，在组织的安排下，我以驻村第一书记的身份，来到了两汪乡空申村。出发前，学生时代的那些描述再次浮现，我甚至提前打包了足够多的生活用品，做好了“攻坚克难”的准备。可当车子驶上剑榕高速，一路穿山越岭，原本以为的“山路十八弯”并未出现，取而代之的是平坦宽阔的柏油路。“师傅，还有多久到两汪？”我忍不住问司机。“快了，现在高速通了，从榕江县城过来才100公里左右，一个小时准到！”司机师傅的话让我大吃一惊，原来，那些“路途遥远”的记忆，早已被时代发展的车轮碾过，只留下一段泛黄的往事。

车子缓缓驶入两汪乡境，眼前的景象彻底颠覆了我的想象。连绵起伏的群山郁郁葱葱，山间云雾缭绕，仿佛一幅流动的山水画；一条条硬化公路蜿蜒穿梭在村寨之间，连接起家家户户；错落有致的苗族吊楼依山而建，黑瓦白墙在绿树掩映下格外雅致。抵达空申村的第一天，村“两委”干部和村民们早已在村口等候，一张张黝黑淳朴的脸上，满是热情的笑容。“书记，一路辛苦了，快到家来喝杯热茶！”苗家阿姨吴光美拉着我的手，掌心的温度透过指尖传递过来，瞬间驱散了我所有的陌生与忐忑。

在村里安顿下来后，我开始深入了解这片土地。空申村是著名的“超短裙苗寨”，这里的苗族妇女至今仍保留着穿超短裙的传统服饰，裙摆最短不足三寸，刺绣精美，银饰叮当，行走间摇曳生姿，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。第一次参加村里的苗族节庆，当身着盛装的村民们围着篝火跳起芦笙舞，悠扬的芦笙声、欢快的歌声、清脆的银饰声交织在一起，我仿佛穿越了时空，感受到了最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魅力。更让我动容的是村民们的善良与纯朴，谁家有困难，大家都会主动伸出援手；村里的大事小情，大家都会坐在一起商量，没有推诿，没有计较。有一次，我入户走访时不慎崴了脚，村民们听说后，纷纷提着自家的药酒、鸡蛋来看望我，村中一位懂老中医的大伯还特意上门帮我推拿按摩。看着他们关切的眼神，听着他们朴实的话语，我心里暖暖的，也渐渐明白，这里的人们虽然生活不算富裕，但内心却充满了阳光与善良，他们渴望改变现状，渴望过上更好的生活，那一双双充满期盼的眼睛，像一盏盏明灯，照亮了我驻村工作的方向。

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扎根这里，带领村民们闯出一条致富路。正值“村超”赛事火爆的时候，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涌向黔东南，两汪乡也因“村超”赛事迎来了发展的契机。乡党委政府依托本地资源，大力发展文旅融合产业，乡里主推的茅江河漂流项目，也成了县里有名的“村超第一漂”。茅江河发源于两汪乡境内，河水清澈见底，两岸峰峦叠嶂，峡谷幽深，是漂流的绝佳之地。为了宣传茅江河漂流，我和村“两委”干部一起，带着相机、无人机，多次深入茅江河峡谷，拍摄漂流视频和美景照片，发布到抖音、微信视频号等平台。我们还积极对接旅行社，推出“茅江河漂流+超短裙苗寨”精品旅游线路。没想到，视频一经发布，就吸引了大量网友关注，不少游客慕名而来。看着游客们乘坐皮筏艇在河水中穿梭，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，听着他们对茅江河美景的赞叹；看着他们住进空申温馨的山间民宿，与群众体验不一样的文化盛宴，大家脸上洋溢着笑容，我心里满是成就感。

除了茅江河漂流，两汪乡的万亩茶园也让我为之着迷。每到春季，万亩茶园一片翠绿，茶树新芽吐露，茶香四溢。为了更好地解茶业，我特意跟着茶农们一起走进茶园，体验采茶的乐趣。指尖划过嫩绿的茶芽，轻轻一捻，茶叶便落入掌心，那清新的茶香扑鼻而来，让人神清气爽。茶农们告诉我，两汪乡海拔高、云雾多、土壤肥沃，非常适合茶树生长，这里出产的茶饮口感醇厚、香气浓郁，深受市场欢迎。为了帮助茶农们拓宽销售渠道，我积极带头推荐走“线上+线下”的联合销售模式，大力发展新媒体，创建空申大学生新媒体团队；借助苗年活动等，组织开展茶叶展销活动，让更多人了解两汪清白茶。如今，两汪茶叶不仅畅销省内，还远销广东、浙江等地，成为村民们的“致富叶”。

在两汪的日子里，我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，也见证了它的巨大变化。曾经“落后闭塞”的标签早已被撕下，如今的两汪，交通便利，高速直达；基础设施不断完善，村里通了自来水、宽带网络，文化广场、卫生室、幼儿园等一应俱全；农文旅产业蓬勃发展，每逢“村超”赛事和旅游黄金期，大批游客涌入两汪，住民宿、穿苗服、吃苗家美食、体验苗族文化，流连忘返。每当看到游客们满意的笑容，看到村民们通过发展产业增收致富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喜悦，我就无比欣慰。

我常常会想起学生时代对两汪的刻板印象，再看看如今的景象，心中感慨万千。两汪的变化，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心与支持，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，一系列惠民政策的落地生根，为两汪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；离不开各级干部的辛勤付出，他们扎根基层、真抓实干，带领群众修路、引水、发展产业；更离不开村民们的团结奋斗，他们不等不靠、勤劳勇敢，用双手创造着美好的生活。

如今，走在两汪的乡间小路上，随处可见整洁的村寨、美丽的风景，随处可见村民们的欢声笑语。孩子们在芦笙广场上嬉戏打闹，老人们在树荫下悠闲聊天，年轻人忙着打理民宿、采摘茶叶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我知道，我心中的两汪，早已不是那个遥远、落后的小山村，它是一个充满活力、充满希望的地方，是一个让人流连忘返、深深眷恋的家园。

驻村的日子虽然辛苦，但却充实而有意义。在这里，我收获了成长，收获了感动，更收获了与村民们深厚的情谊。我庆幸自己能够有机会来到两汪，能够为这里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。未来，我将继续扎根基层，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与村民们一起，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，让两汪的山更绿、水更清、村民的生活更幸福，让更多人知道两汪、了解两汪、爱上两汪！



清水江

刊头图

刘军 摄

《黔东南词三百首》出版

本报讯（记者 宋尧平）近日，黔东南州诗词家协会编写的《黔东南词三百首》由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。

《黔东南词三百首》征稿对象是，黔东南州文联诗词家协会会员、诗词爱好者、黔东南籍州外工作的诗人以及非本土作者描写黔东南的词作。

《黔东南词三百首》集子主要内容是赞

美祖国大好河山，赞美黔东南风土人文及诗人自我放飞思想，情感表达等，重在灵动，哲理，抒情等思想艺术。入选之词，绝大多数主旨鲜明，意境深远，词意灵动，构思巧妙，画幅鲜活，表现手法多样，词意富含哲理，富有张力。这些作品是黔东南诗人个体的代表之作，也是黔东南整体词作水平较高的集中展现，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。

□ 罗锦明

冬梅

悬崖峭壁擎天，
旧日迷情皆入画，
新词逸兴自成篇。

孤山处士千花赏，
傲骨知音松竹菊，
独留清气报春先。

□ 杨秀军

薪火传红脉 千秋仰丰功

——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32周年

韶峰裂夜破穹宇，
橘满涛腾扬浩气，
井冈星火燎原，
赤水金沙惊蒋寇，
雪山草地鉴精忠。

延河韬略传青史，
三战雷霆清高句，
鹏程大展创宏业，
盛世终酬中国梦，
千秋万代仰丰功。

□ 张洪

奶奶的石磨

老家柴棚昏暗的角落里，蜷缩着一台石磨，粗粝的磨盘上面沾满了灰尘，还被一层细密的蛛网缠绕着。没人意识到它的存在，残旧的形态印迹其独自轮回了许多个寒暑，似乎早被时光遗忘。

记得儿时，这台磨是摆在奶奶家堂屋大门右边的，一是方便使用，二是节省空间。两块敦实硕大的青石磨盘，稳稳地垒架在木架上，石磨的推杆呈“T”字型，推杆前面钉有一截木削，刚好能嵌入磨耳，一根麻绳从屋顶的梁头悬垂下来，稳稳地吊起磨杆的两端。只需稍稍使些力气，磨盘便转动起来，发出低沉而有力的一声“隆隆”声。我觉得奶奶家的这台磨比一般的都要大一倍，推杆的手把就有一米多长，容得下2个人并肩推动。

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用电机尚未普及农村家庭的时候，奶奶家的这台石磨，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家中灶台生息的重要。像清明做棉菜饼，立夏做豆腐簪、重阳节做包谷粑，冬月里做米粉、腊月初杀猪做血豆腐等等，都需要用石磨把谷粒研磨成细粉或稀浆。细细回想，儿时的多数时光，奶奶和伯妈们拿稻米、包谷、黄豆、花生等谷物用这台石磨加工后做成的各种食物，那种劲道而又细腻的微颗粒口感，唇齿间满是谷物的清香在萦绕。邻村的火车站每天往返停靠着一趟绿皮列车，久而久之发展起了一个集

市，农历每逢四、九赶集，奶奶几乎每一场都要去集市上卖豆腐。以往赶集的前一天下午放学回家，就常看见爷爷和奶奶到堂屋门口一起推磨做豆腐。这台石磨研出的豆浆鲜嫩无比，浓郁的豆香弥漫在空气中，飘得老远。做出来的豆腐成型紧致而且富含水分，刀切下去不散不碎，口感嫩滑不柴，每一场奶奶刚挑到集市上就立马被“抢光”。爷爷最喜爱的食物是挑到集市上就立马被“抢光”。爷爷最喜爱的食物是挑到集市上就立马被“抢光”。爷爷最喜爱的食物是挑到集市上就立马被“抢光”。

九十年代初尚未进行“拆乡并镇”的时候，我们村还是一个小学，周围十几个村的学生都要到这里来上学，班级多学生也多，那时学校没食堂不像现在学生中午能吃营养餐，离家远的学生中午总要吃点零嘴。油炸粑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课间学生最爱的零食。遇到上学而且不是赶集日的时候，奶奶就在小学门口摆摊卖油炸粑，做油炸粑需要用石磨将浸泡过的大米和黄豆碾磨成浆，作为主料。我记得是上小学四、五年级的时候，天蒙蒙亮，奶奶温

软的声音就会把我唤醒：“大大，快起来噢，和奶推磨去。”奶奶已经提前把大米和黄豆掺和一起放在铝皮桶里，用清水浸泡了一晚上，米粒和豆子泡得鼓鼓当当的。奶奶从桶里舀起半勺料倒在石磨孔里，然后我就跟着奶奶一起推，半勺料需要推大概5~6转，然后停下来再舀半勺，来回几次，乳白色的米浆就从两个石磨的缝隙顺流到下面的木槽里，再从木槽流到事先放好的一个塑料桶里。一般推个把小时后，铝皮桶里的主料就全部磨完了。奶奶很爱惜这台石磨，每次推完磨都要用木把磨盘和木槽洗得干干净净，还要拿布盖得严严实实的。

奶奶还在卖豆腐和油炸粑的时候，物价并不高，豆腐卖7角钱一斤，油炸粑1角钱一个，隔一个星期，奶奶就要在灯光下清点那把1角、2角、5角的票子，数好金额归类后，再用橡皮筋扎成一小扎小扎的。我还记得叔叔结婚的时候，奶奶就是拿着这一扎扎的“角角钱”置办家具、酒席。后面爷爷有时吃饭的时候还爱逗趣地说：“你满妈就是这台磨子推出的角角钱娶来的。”到我上学去县城上中学后，奶奶右腿因为风湿痛得厉害，推不了磨，走不了远路，就不再挑豆腐赶集，也不再摆摊卖油炸粑了。再往后，村里响起了电动打浆机的嗡嗡声，省力又快。笨重的石磨，便悄悄退到了生活的幕后，连同那些依靠人力的、缓慢而温情的日子，一起被尘封起来。直到这次回乡熏腊肉，去柴房拾柴，才在蛛网与尘埃的迷阵里，与它猝然重逢。

“这个磨子还是1958年我嫁来你爷爷家时，石匠来的师傅打的哟……”如今奶奶虽已年近九旬，但声音依然洪亮。冬日的暖阳洒满了院落，我坐在奶奶身旁，细细听她讲述家里这台石磨的过往……

